

青枚著

永恒玛之歌



世界科学出版社

张其成

青枚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贡觉玛之歌 / 青枚著. —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012-5555-9

I. ①贡… II. ①青…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97085号

贡觉玛之歌

Gongjuema Zhige

作 者 青 枚

责任编辑 余 岚
文字编辑 蔡楚娇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张 琨

出品人/监制 赵 雷
总 策 划 码 码 李姣姣
装 帧 设 计 A s h 西 少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ishizhi.cn
销售电话 010-65265923 010-5773544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本印张 880 × 1230毫米 1/32 7印张
字 数 212千字
版次印次 2017年9月第一版 2017年9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5555-9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任何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厂调换, 联系电话010-57735449)

天神为穹庐镶上钻，是我引领你回家的灯。

如果流血能换回你的微笑，我愿意让雪山变成红色的世界。

当山川不再，当日月失色，

只有你的歌声，能够驱散乌云。

如果你心中尚存尺寸记忆，

就让好奇变作疑惑，让疑惑告诉你真实。

目



录

第一章 高原血玉 …… 001

第二章 红色魔石 …… 017

第三章 拉萨的梦 …… 033

第四章 多巴山谷 …… 053

第五章 冬日先知 …… 071

第六章 当惹雍湖 …… 089

第七章 贡觉玛 …… 105

第八章 西亚尔 …… 121

第九章 流云尼玛 …… 141

番外 雪山神说 …… 155

连早喻开了一间小小的珠玉行，铺面不大，只有九个平方米，卖的却尽是一些市面上寻常难得一见的小玩意儿：栩栩如生的绿玉蝴蝶，像极了泼墨山水的黑玛瑙坠子，还有用翡翠雕出来的十二生肖之类的东西。

连早喻是孤儿，她的父母在那场大地震中丧生。那年她才两岁，后来她在孤儿院中长大，十年前的一段奇遇，使她结识了一位大隐于市的高人，从此入了这一行。后来，那位高人，也就是她的师傅，去世前留了一批珍玩给她，让她以此为生。

珠玉这一行不同于金铺，若非真正的极品之作，是不会有什麼大买家的，而且懂得鉴赏辨别的人也实在不多，连早喻的这间珠玉行其实也就是小本经营，但求收支平衡而已。

好在连早喻这女孩子也没什么大志气，乐得安逸，每日里朝九晚五，权当一项消遣。

这日一早，早喻打开门做生意，她照例仔细将每一件物品拂拭干净，摆上架子。一回头，看见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子站在窗外向里张望，白白净净的脸庞，一双细长微向上挑的风眼，眼底深处有一丝迷茫。不经意间与她对视，早喻发觉这一瞬间她的脸上竟显出如孩童般顽皮的表情，不由得心生喜爱，于是迎出去说：“随便看看吧，有很多小饰物，最适合年轻女性戴了。”

那女子不出声，大大方方走进来，目光随意地扫过货架。早喻拿出一套小海螺茶具，沏上一杯热茶，放在她面前：“我叫连早喻，小姐怎么称呼？”



女子抬起头冲她笑了一下：“我叫叶无夏。”

“叶小姐，有合意的吗？”

叶无夏摇摇头，又笑了一下，笑意有些腼腆。

早喻微笑着说：“没关系，随便看看好了。”

无夏手中把玩着小海螺茶杯，似乎有什么心事。早喻由得她，自顾自忙去。师傅在世时曾教她，珠玉是讲缘分的，有些人有珠玉缘，便极爱这些小东西；有些人没有，对于珠玉的好坏只以钱来衡量，这种人通常是看不上她店里那些东西的。所以，早喻一向都是主随客便，从不推销什么，只由得客人在店里舒适即可。也正是因此，这间小小的珠玉行显得体贴舒适，倒也留住了不少熟客。

“连小姐？”叶无夏唤她。

早喻回过头：“叫我早喻好了。”

“早喻，你对红色的石头有研究吗？”

“红色的石头？”

“对，就是可以串成手链的红色石头。”

早喻笑了。“有许多红色石头都可以串成手链，常见的有红色水晶、红玛瑙，贵重些的有缅甸红玉。还有红翡翠，其实，翡翠二字中的‘翡’字，就是红色的意思，翡翠，就是红和绿。”她闲闲地饮了口茶，见叶无夏目不转睛，听得极为专注，便继续道，“其实我还见过一串由红色琉璃串成的链子，但最珍贵的还得是粉红珍珠了。不过这些都不是石头。至于如今最受年轻女性欢迎的，是一种经过打磨的红珊瑚，颜色是纯正的朱红，戴在手上有种很特别的韵味。前两天我店里刚卖完，你如果要买，可以过些天再来。”

无夏对她的推销不甚留意，低头想了一下说：“我这里有一串红色石头的手链，却没人说得出来到底是什么质地的。”

“哦？”早喻来了兴趣。

无夏从背包里掏出一个像是黑木雕成的盒子，十分小心地放在桌上，推到早喻面前。

早喻见她如此郑重其事，也不敢怠慢，捧起木盒，仔细观察。那木盒出乎



意料的沉重，触手冰凉，幽幽地泛着乌光。盒盖及四围雕刻着一些图案，年代久远，看不大清，但从隐约的轮廓猜测，似乎是麒麟一类的走兽。早喻轻轻喘了口气，望向无夏，眼中闪着光：“这是黑玛瑙，是青藏高原特产的一种黑玛瑙。这种黑玛瑙质地坚脆，除非打磨，否则极难成型，任何锐器的雕琢都会造成裂纹。可是这盒子竟是由一整块黑玛瑙雕成的，上面还纹刻了图案，连一丝裂纹也没有，真是不可思议。”她举着盒子，对着灯光细细察看，口中忍不住啧啧称奇。

无夏却没有兴趣听她解说盒子，只说：“你打开看看吧。”

早喻轻轻掀开盒盖，但觉眼前一眩，似有异光流过，她不由得一怔，伸出两指，小心将盒中之物拿出来。

那是一串用红色的石头串成的手链。石头与她从前见过的都不同，看上去晶莹圆润，有些像产在泰缅边境的红玉，然而它的红别有一种魔力。那红像是从石头的中心部分向外辐射出来的，一丝丝，一缕缕，缠缠绵绵，具有生命力一般地游动着。早喻不由得感到一阵心悸，有些头晕目眩，忙将目光从手链上移开，闭目宁神。然而那些泊泊然的红丝，仍在眼前晃动，将她闭着的眼睑映成一片殷红。

就在这时，早喻似乎听见有人在她耳边说着什么，具体说的是什么，她听不清，只知那绝不是无夏的声音。那是一种她听不懂的语言，可语气中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她并不陌生。

渐渐地，殷红褪成了一种淡粉红，温馨而宁静，一丝清爽的感觉升上来，眼睛有种前所未有的舒适。早喻缓缓睁开眼，看见无夏正紧紧盯着自己，一脸询问的神色。

“怎么样？”无夏焦急地问。

“这石头，它是活的。”早喻不可思议地望着手中的手链，喃喃说道。这会儿，石头中的异彩好像消失了，早喻却知道那只是暂时的蛰伏而已。

她抬起头，意外地发现无夏的两眼放出惊喜的光芒。

“怎么了？”

“你也有这种感觉？除了我，你是唯一有这种感觉的人。早喻，我终于找到与我有同样感觉的人了。”



“这是怎么回事？”

无夏伸手接过那串手链，细抚着，说道：“我找遍了城中所有知名的珠玉行，不但没人说得它的来历，而且没人感觉得到它是活的。早喻，你是第一个。”

“是吗？”早喻突然想起刚才耳边的声音，问道，“刚才有人来过吗？”

无夏一愣，道：“没有呀。”

“哦。”不知为什么，一丝惆怅爬上早喻的心头。

“早喻，你知道这石头的来历吗？”

早喻又接手链，细细地看：“这石头的色泽像泰国红玉，触手的质感又像玛瑙，但无论是红玉或是玛瑙，都没有这种灵异的光彩。不，我从来没见过。”她摇摇头，仔细思索。

无夏道：“这石头叫贡觉玛之歌。”

“贡觉玛之歌？”早喻脑中突然灵光一闪，惊呼道，“这就是贡觉玛之歌？难怪这么奇特了。”

无夏惊喜若狂地问：“你知道？你知道贡觉玛之歌？”

早喻用力点点头，道：“我师傅生前曾经说过，在雪域高原出产一种红色的玉石，叫贡觉玛之歌，俗称高原血玉，因其色彩殷红而得名。对这种石头的记载极少，我师傅也是从他师傅那里听来的，他曾查过史料，只在吐蕃时代，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时的礼单中见过它的名字与介绍。”她停了停，又问道：“你怎么知道这石头就是贡觉玛之歌？”

“有人对我说的，可我访遍大小珠玉行，其他人大都不知道其来历，直到今天你告诉我。”

早喻拿过那串手链又仔细地端详了一会儿，却不复有刚才那种如梦如幻的感觉。手链是由十八颗同样大小、同样光泽的珠玉串成的。将这些珠玉连在一起的是一条质地十分奇特的绳子，有很好的韧性，颜色发乌，隐隐透着金属的光泽，看得出年代十分久远了。她又瞥见一旁的黑玛瑙盒子，忽地笑了，道：“无夏，你是从哪里得来这么多宝贝？这黑盒子虽然看起来不起眼，若拿到市场上，可是价值连城；而这贡觉玛之歌，却是无价的了。”



无夏却似没听见，只轻声说：“我做梦了。”

“什么？”早喻没有明白她的意思。

“这串石头，”无夏指着手链说道，“它让我总是做一个奇怪的梦。”

早喻抬起头来注视着她们。

无夏继续说道：“我总是梦见一块大石头，十分巨大，上面至少可以并排躺十个人。石头表面平滑，上面凸出了一块。感觉上，那石头是个祭台。天好蓝，蓝得就像宝石一样澄净，天上的浮云飘动，似乎离我很近，近得好像只要我伸出手就能触到。我耳边响起歌声，不是一个人，是成千上万个人的歌声，声音辽远、高亢、悲壮，引来了一群雄鹰。这时我听见周围静了下来，只剩下一个人，念念有词，有点像和尚念经，但我知道那是咒语。我有些害怕，想离开，却无论如何都走不了，我想阻止那咒语，却无能为力。后来……”

早喻被她的叙述吸引住了，忙问：“后来怎样？”

“后来突然不知从哪儿传来一声尖锐的长笑，笑中似有无限悲愤，我总是不意识地一挣扎，然后就醒了。”她看着早喻，神情有些迷茫，喃喃地说，“每次我醒来之后，都会感到强烈的心痛，好像心被撕裂了一般。”

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无夏似乎完全沉浸在梦境中去了。

早喻轻轻握住她的手，发现她手中全是汗，却不知如何安慰她。

过了一会儿，无夏抬起头，向她笑了一下，似乎在表示她已经好多了。早喻放开她的手，起身走到柜台后边，从柜子中找出一块黄玉坠子，递给无夏：“这是天台山感业寺的无尘禅师送给我师傅的，它有定心宁神的作用，你把它戴上，看能不能有些效果？”

无夏一怔，道：“效果？什么效果？”

“不再做这些不愉快的梦呀。”

无夏坚定地摇了摇头：“谢谢了，其实只要我不戴着这贡觉玛之歌睡觉，就不会做梦，可是……”她眼中闪过一丝凄惶的神色，“那会使我更不安，我想知道那梦境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不弄清楚，我没办法安心。”

“可是……”早喻张张口，又停住了，她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她知道玉



是一种很神奇的物质，有很大的能量，有些能扰乱心神，有些又能安神，可这些全取决于人们自身的心境。如果无夏的心不静，那么即便戴着这黄玉坠子，也是无济于事的。思及此她只好不再说什么了。

正沉默着，只听一声清脆的铃铛响，有人推门进来。

早喻抬头一看，是她的好友骆梅，便笑着招呼：“你怎么有空过来了？”

骆梅与早喻是十多年的朋友，一点也不拘束，笑道：“有钱花不出去，看你这儿有没有宝贝。”说着她走到小桌边，眼睛瞟见无夏手中的手链，愣了一下，轻喊了一声，“贡觉玛之歌？”

早喻与无夏两人同时一震，惊诧莫名，无夏更是脸色泛白，紧紧攥住手链，起了防备之心。

早喻苦笑道：“我说怎么最近生意越来越难做，连你这学美术的都能一眼认出贡觉玛之歌来，我还有脸自称是专业人士吗？”

骆梅一见无夏脸色有异，已知她对这串手链十分看重，便笑道：“这就是机缘巧合，要是换了别的任何一种玉石，我还真不认得。只是我曾经见过一位前辈的作品，名字恰恰就叫作《吉玛与贡觉玛之歌》。”

早喻更是惊讶道：“有这样的画？你知不知道贡觉玛之歌是只在传说当中存在的物品？”

“知道呀，那位前辈说过的，还说关于这贡觉玛之歌，有个神奇的故事。”

无夏突然抬起头来，说道：“你能带我去见这位前辈吗？”

早喻这才想起来还有旁人在，忙替两人作了介绍。

骆梅摇摇头，道：“现在不行，那位前辈出远门了，大概要一两个月才能回来。”

无夏十分失望，又默默地坐下来。

早喻对她说：“无夏，我的师傅留下了许多资料，相信其中会有关于贡觉玛之歌的记载，我回去帮你查查好吗？”

无夏点点头，从包中掏出两张名片，分别递给早喻和骆梅，道：“这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如果你们知道任何关于贡觉玛之歌的事情，请尽快和我联系。”

说完，她想了一想，把早喻拉到一边，将手链放回盒中，递到早喻手上。



早喻惊诧莫名道：“你这是干什么？”

无夏轻声道：“所有人里你是唯一能感应到贡觉玛之歌神奇魔力的人，请你今晚一定要戴着它入睡，看看会不会做和我一样的梦。”

早喻点点头，道：“好的，我今晚就试，然后会尽快告诉你的。”

无夏仍有些不放心地看了看骆梅。早喻明白她的心思，说道：“你放心，我会好好保管手链的。至于骆梅，如果她知道些有用的信息，大家一起分享岂不是更好？”

无夏想想，也有道理，便不再说什么，离开了珠玉行。

骆梅一待无夏出去，就蹦到早喻身边，抢过盒子，嘴里说着：“快给我看看。”

早喻原本想制止，转念一想，又停下来，仔细观察骆梅的表情。

骆梅手里摆弄着手链，对着灯光照了又照，终于有些失望地放弃了，说道：“什么玄机也没有，还给你吧。”

早喻接过手链，心中有些迷茫，问道：“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骆梅耸耸肩，道：“什么感觉都没有。应该没有吗？这盒子也很奇怪呀，看着不起眼，却沉甸甸的，上面还有图案，咦，这是什么动物？”

早喻说：“我也不知道，所以要好好研究一下。”

骆梅沉吟，有些犹疑道：“我好像见过这种头上有角的四足动物。”

“哪里？动物园？”早喻漫不经心地问，她对贡觉玛之歌更感兴趣。

“早喻！”骆梅狠狠地白了她一眼。

“好好，我错了。这样吧，骆梅，既然你说你见过，就帮我查查看这种动物出自何处，是什么来历。我呢，去找贡觉玛之歌的资料。我们分头行动，如何？”

那天晚上，早喻回到家，连晚饭也顾不上吃，就找出师傅临死时留下的大箱子，从里边翻出一本厚厚的笔记本。这是师傅毕生心血凝结的成果，里边记载了从黄帝以来所有关于玉石的记载与传说。当年师傅曾逼她将所有内容背下来，无奈早喻小孩心性，最不喜欢背诵，师傅多次责骂都无济于事，只得作罢。

虽然有负于师傅的期许，聪慧的早喻却知道这本笔记是取之不尽的宝藏，每当遇见什么疑难的问题，她都会求教于它。这次也不例外，早喻很快就找出关



于高原血玉的章节。她先急急地浏览了一遍，有些失望，这些记载完全是超现实的，她不敢肯定可以从中获得些什么线索。想了想，她决定还是让无夏来做决定。

翻出无夏的名片，才发现名片上无夏的头衔是海潮艺术团的首席舞蹈演员。海潮艺术团，早喻是听说过的，那是近年来急速蹿红的现代艺术团体，不过早喻本身对现代艺术是有些吃不透的。想想就有些好笑，像叶无夏那样有着古典气质的女子，很难让人联想到现代艺术。

电话只响了一声，无夏就接了。

早喻说：“是叶无夏吗？我是连早喻。”

无夏老实不客气，第一句话就问：“早喻？是不是有什么发现？”

早喻叹口气，说道：“发现倒是有，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用。”

“先说来听听。”

“好，”早喻拿起笔记本，“你听好。”

“贡觉玛之歌俗称高原血玉，因为色彩殷红似血而得名，这是你已经知道的。这种玉十分难得，出产在藏北文部当惹雍错底。藏语中，错就是湖的意思，所以，当惹雍错就是当惹雍湖的意思。贡觉玛是当惹雍湖的女神，传说中她住在当惹雍湖湖心底下四四方方的绿宝石宫殿里，宫殿的四面墙有不同的颜色：东方是白色，南方是黄色，西方是红色，北方是绿色。四种颜色代表女神生活中的四件事：白色是睡觉，黄色是吃饭，红色是唱歌，绿色是舞蹈。贡觉玛之歌，也就是当惹雍湖女神歌唱的意思。”

早喻一口气说完，侧耳静听对方的反应，可是等了又等，无夏却一点声息也没有。她开始怀疑无夏到底有没有在听，于是问道：“无夏，你在吗？”

“我在。”过了良久，无夏终于有了回音，“早喻，当惹雍这名字为什么听来那么耳熟？好像我早就知道似的，可我保证，我是第一次听到这名字。还有，我知道贡觉玛之歌的家在哪里了，我好高兴。”

“无夏，听我一句话，这贡觉玛之歌透着莫名的怪异，你不要太投入了。”

“早喻，你这是怎么了？”无夏像是被浇了一盆冷水，“你也说过贡觉玛之歌是一种极其罕见的玉，而且你也感受过它神奇的能量，你应该是最理解我的人呀。



怎么反倒是你来说这种话？”

早喻不出声，她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她长久以来都在和玉石打交道，不该对玉石生出这种戒心的。

“早喻，”电话那头，无夏继续说，“今晚记得戴着手链睡觉呀，我相信你会有收获的。”

挂断电话，早喻怔怔地出了半天神，试图在纷乱的心中理出点头绪来。她知道，潜意识里，她和无夏一样渴望找出贡觉玛之歌背后的故事，可是，也许是天生的本能，她没有面对后果的勇气。其实她并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等着她，可她隐约感到有些事情将会发生。

叹了口气，早喻早早上床睡觉，从小到大，每当有什么难题想不通的时候，早喻的应对方法就是蒙头大睡，待储够能量，再去解决。

手链还在包里，早喻躲在被窝里，挣扎了半天，终于屈从于心中的好奇，下床把它找出来。

对着灯光，早喻发现石头中的流光好像又在飞舞，丝丝缕缕，缠缠绵绵，幻化出一圈又一圈光环，重重叠叠，令人迷醉。渐渐地，一丝细细的、似有若无的声音钻进她脑海中……

早喻抬起头，不由得一惊，眼前是一块巨大的石头，石头的表面光滑如镜，只有一块突起，像是个祭台。早喻苦笑了一下，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无夏说她梦见一块巨石，自己便也跟着梦见巨石，若让骆梅知道了，一定会笑话她没有创意，连梦都做得与人家的一样。继而她却是一怔，又有些怀疑，这是梦吗？梦中的人会知道自己是在做梦吗？有人能在梦中评论自己的梦吗？

早喻狠狠地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很痛，难道这不是梦？那这巨石是从哪里来的？她抬起头，发现天好蓝，蓝得像宝石一样澄净，天上浮云飘动，似乎离得很近，近得只要伸手就能触得到——嗯，这也是无夏告诉过她的话。

早喻发现自己的处境很奇妙，她似乎走进了无夏的梦境，或者，同样的一串贡觉玛之歌，在向人们传达同样的信息？

果然不出所料，早喻听见了无夏说过的由成千上万的人唱出的歌声，不知



为什么，她有些欣慰，又有些伤感，听见那歌声，似乎是受尽了委屈的孩子，遇到了肯为他站出来讲句公道话的大人。雄鹰在她头顶盘旋，有几只甚至向她俯冲过来，她吓得一低头，那几只鹰又拉起身向远处飞去。早喻的目光追随着它们，看见了天边起伏的山脉，很远，看不真切，但她清楚地知道那是大雪山，她甚至看到了被山顶的雪反射出来的七彩霞光，宛如女神头上的冠冕。

不知不觉，早喻就到了山脚下，雪在飘，风很大，风裹着雪团向她袭来，吼叫着，气势汹汹，将她淹没在风雪之中。早喻什么也看不见，眼前尽是白茫茫的一片，什么也听不见，耳朵被强大的气流冲击着，嗡嗡作响。可是她一点也不害怕，看见风雪这么大，反倒十分高兴，她似乎期待着什么。

风越来越急，渐渐在她的周围刮出一片真空地带，一瞬间，寂静将她包围，似乎连风雪也在远去。早喻闭着眼，呼吸平和。

“流云。”有个声音叹息般地在她耳边轻绕。

“谁？谁在那儿？”早喻茫然地问道。

“你终于来了，流云。”

“流云？”为什么这两个字让早喻的心抽痛不止？

“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那声音轻柔得如同歌唱，早喻却看不见任何人。

雪还在下，风仍在刮，可她一点也不觉得冷，反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暖和熟悉的感觉。

“你是谁？”

没有回答，只有一声叹息。

暖意越来越浓，早喻感觉到脚下的雪在融化。她低头向脚底看去，赫然发现融化了的雪水是殷红的，那是鲜血，是从山顶流下来的。早喻忽然惊慌起来，四下张望，却什么也看不见。她想向山顶走去，却发现无法移动四肢，她心中又急又乱，正无措间，忽听远处传来一声凄厉的悲泣，心中大惊，奋力一挣，就从床上坐了起来。

果然是一场梦。

窗外阳光灿烂，春光明媚。早喻呆呆望着自己的手，努力回想着适才的梦境，



害怕稍一分心，那梦中的一切就会逐渐褪色。

她撩起睡袍，在大腿外侧发现了一块用手指拍出的瘀痕。那真的是梦吗？梦境中的一切是那样真切，却又充满了怪异。早喻到现在还能感觉得到她听见那一声悲泣的时候，心中撕裂般的痛。还有那温柔的声音，像是已在她脑中埋藏了良久，在这个梦中终于被唤醒了。

她缓缓从手腕上褪下手链，将它摊在手心中。多奇妙的东西，它究竟有什么魔力？该怎么向无夏说呢？她似乎走进了无夏的梦境，却走得比无夏要深，她梦见了相同的开始，却看见了更多的内容。

电话铃声及时将早喻从纷乱的思绪中拉出来。骆梅的声音传过来：“早喻，你怎么了？”

“挺好的呀。”

“你看看现在几点了，你什么时候学会偷懒了？”

“几点？”早喻四处找闹钟。

“别找闹钟了，”骆梅隔着电话也知道早喻在做什么，“现在是上午十一点十六分二十七秒。”

“什么？！”早喻跳起来，她十三岁以后就没试过这么晚起床，今天实在是……她望着镜子中的自己，太任性了。

“早喻，你做梦了吗？”骆梅像个好奇宝宝，什么事都要插上一脚。

“做了，很奇怪的梦，见面再详细说。”

“也好。早喻，你叫上无夏，尽快到我这里来。”

“干什么？”

“我有宝贝给你们看，你们一定感兴趣。”骆梅神秘秘地卖关子。

“是关于什么的？你搞清楚那些动物是什么了吗？”早喻却坚持要问清楚。

“先别管那些图案了，我会慢慢找的。现在要你们一起来，当然是与贡觉玛之歌有关了。”

早喻心头一震，想起梦境中那个声音，又有一股酸楚泛上来，忙定神道：“好，我们尽快来。”



骆梅住在美术学院的一间宿舍里。早喻约了无夏在美术学院的门口见，等她赶到时，骆梅与无夏都已经到了。

骆梅一见到她，便说：“快来，你们一定感兴趣。”说完，率先向校园内走去。

无夏悄悄拉住早喻，还未出声，早喻已知她想说什么，点点头道：“我做了一个十分离奇的梦，一会儿再详细告诉你，骆梅也想知道。”

骆梅在前面走，脚下不停步，回过头来说：“一会儿我给你们看的東西，也值得用早喻的梦来交换。”

她们走进一栋教学楼。早喻经常来找骆梅，知道这里是骆梅的画室所在。

骆梅带她们来到一间画室，却不是她自己的。

骆梅一边打开门，一边说：“你们也真是好运气，昨天回来，我说碰碰运气，谁知道还真让我找到了。”

早喻不耐烦地问：“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个。”骆梅掀去一个画架上蒙着的白布。无夏第一个惊呼出声。

那是一幅画，早喻一看就知道那不是骆梅画的，骆梅是画油画的，这却是幅国画。画中是一个藏族少女，少女有一双大大的眼睛，眼中却蕴满了哀愁，她神色迷茫地望着自己的双手，掌心捧着的赫然是由贡觉玛之歌串成的手链。

早喻与无夏对望一眼，从手袋中拿出那串手链，与画中的仔细比较。

“不会错的，是同一串。”骆梅笃定地说。

“可是，”无夏有些疑虑，“这画中的贡觉玛之歌为什么红得这么妖异？”

骆梅说：“你看看画的名字。”

三个人的目光一起投向落款。

“吉玛与恶魔之灵？”无夏难以置信地笑了，“贡觉玛之歌会是恶魔之灵？”她望向另外两个人，“什么是恶魔之灵？”

骆梅摇摇头，说道：“昨天我提过的就是这幅画，就是作者告诉我这恶魔之灵叫作贡觉玛之歌的。”

“不对，你昨天说的画叫《吉玛与贡觉玛之歌》。”无夏第一个提出质疑。

“别管我说什么，它最早的名字就是叫《吉玛与恶魔之灵》！”